第二十五回 鲍文卿南京遇旧 倪廷玺安庆招亲

话说鲍文卿到城北去寻人，觅孩子学戏。走到鼓楼坡上，他才上坡，遇着一个人下坡。鲍文卿看那人时，头戴破毡帽，身穿一件破黑绸直裰，脚下一双烂红鞋，花白胡须，约有六十多岁光景；手里拿着一张破琴，琴上贴着一条白纸，纸上写着四个字道：“修补乐器”。鲍文卿赶上几步，向他拱手道：“老爹是会修补乐器的么？”那人道：“正是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如此，屈老爹在茶馆坐坐。”当下两人进了茶馆坐下，拿了一壶茶来吃着。鲍文卿道：“老爹尊姓？”那人道：“贱姓倪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尊府在那里？”那人道：“远哩！舍下在三牌楼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倪老爹，你这修补乐器，三弦、琵琶，都可以修得么？”倪老爹道：“都可以修得的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在下姓鲍，舍下住在水西门，原是梨园行业。因家里有几件乐器坏了，要借重老爹修一修。如今不知是屈老爹到舍下去修好，还是送到老爹府上去修？”倪老爹道：“长兄，你共有几件乐器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只怕也有七八件。”倪老爹道：“有七八件就不好拿来，还是我到你府上来修罢。也不过一两日功夫，我只扰你一顿早饭，晚里还回来家。”鲍文卿道：“这就好了。只是茶水不周，老爹休要见怪。”又道：“几时可以屈老爹去？”倪老爹道：“明日不得闲，后日来罢。”当下说定了。门口挑了一担茯苓糕来黄评：南京风景。鲍文卿买了半斤，同倪老爹吃了，彼此告别。鲍文卿道：“后日清晨，专候老爹。”倪老爹应诺去了。鲍文卿回来和浑家说下，把乐器都揩抹净了，搬出来摆在客座里。

到那日清晨，倪老爹来了，吃过茶点心[[1]](#footnote-1)，拿这乐器修补。修了一回，家里两个学戏的孩子捧出一顿素饭来，鲍文卿陪着倪老爹吃了。到下午时候，鲍文卿出门回来，向倪老爹道：“却是怠慢老爹的紧，家里没个好菜蔬，不恭；我而今约老爹去酒楼上坐坐，这乐器丢着，明日再补罢。”倪老爹道：“为甚么又要取扰？”当下两人走出来，到一个酒楼上，拣了一个僻净座头坐下，堂官过来问：“可还有客？”倪老爹道：“没有客了。你这里有些甚么菜？”走堂的叠着指头数道：“肘子、鸭子、黄闷鱼、醉白鱼、杂脍、单鸡、白切肚子、生煼[[2]](#footnote-2)肉、京煼肉、煼肉片、煎肉圆、闷青鱼、煮鲢头，还有便碟白切肉。”倪老爹道：“长兄，我们自己人，吃个便碟罢。”鲍文卿道：“便碟不恭。”因叫堂官先拿卖鸭子来吃酒，再煼肉片带饭来。堂官应下去了，须臾，捧着一卖鸭子，两壶酒上来。鲍文卿起身斟倪老爹一杯，坐下吃酒，因问倪老爹道：“我看老爹像个斯文人，因甚做这修补乐器的事？天二评：有心人。那倪老爹叹一口气道：“长兄，告诉不得你！我从二十岁上进学，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黄评：秀才而会修乐器，可想。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齐评：一语伤心。黄评：书是死的，人却是活的，甘死于书下，不得怪书。天二评：张静斋云礼有经有权，乃是活书。拿不得轻，负不的重，一日穷似一日，儿女又多，只得借这手艺口，原是没奈何的事。”鲍文卿惊道：“原来老爹是学校中人，我大胆的狠了黄评：文卿可爱。请问老爹几位相公？老太太可是齐眉[[3]](#footnote-3)？”倪老爹道：“老妻还在。从前倒有六个小儿，而今说不得了。”鲍文卿道：“这是甚么原故？”

倪老爹说到此处，不觉凄然垂下泪来齐评：阅者亦为凄然下泪。鲍文卿又斟一杯酒，递与倪老爹，说道：“老爹，你有甚心事，不妨和在下说，我或者可以替你分忧。天二评：热肠。倪老爹道：“这话不说罢，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。”鲍文卿道：“我是何等之人，敢笑老爹黄评：时时自以为何等之人。人能自知为何等人，何得做非分事。老爹只管说。”倪老爹道：“不瞒你说，我是六个儿子，死了一个，而今只得第六个小儿子在家里，那四个……”说着，又忍着不说了。鲍文卿道：“那四个怎的？”倪老爹被他问急了，说道：“长兄，你不是外人，料想也不笑我。我不瞒你说，那四个儿子，我都因没有的吃用，把他们卖在他州外府去了！”鲍文卿听见这句话，忍不住的眼里流下泪来天二评：好文卿。说道：“这是个可怜了！”倪老爹垂泪道：“岂但那四个卖了，这一个小的，将来也留不住，也要卖与人去！”鲍文卿道：“老爹，你和你家老太太怎的舍得？”倪老爹道：“只因衣食欠缺，留他在家，跟着饿死，不如放他一条生路！”鲍文卿着实伤感了一会，说道：“这件事，我倒有个商议，只是不好在老爹跟前说。”倪老爹道：“长兄，你有甚么话，只管说有何妨？”鲍文卿正待要说，又忍住道：“不说罢；这话说了，恐怕惹老爹怪。天二评：倪老爹云「说了反要惹你长兄笑」，鲍文卿云「说了恐怕惹老爹怪」，前后相对。倪老爹道：“岂有此理。任凭你说甚么，我怎肯怪你？”鲍文卿道：“我大胆说了罢。黄评：要说不敢说，斟酌再三犹宛转言之，生怕唐突，以其不忘身为戏子也。写鲍文卿不惜笔墨，所以深愧士大夫而为戏子之所为者，醒世之心岂寻常小说所能梦见。倪老爹道：“你说，你说。齐评：神气逼真。鲍文卿道：“老爹，比如你要把这小相公卖与人，若是卖到他州别府，就和那几个相公一样不见面了。如今我在下四十多岁，生平只得一个女儿，并不曾有个儿子天二评：伏案。你老人家若肯不弃贱行，把这小令郎过继与我，我照样送过二十两银子与老爹，我抚养他成人。平日逢时遇节，可以到老爹家里来，后来老爹事体好了，依旧把他送还老爹。这可以使得的么？”倪老爹道：“若得如此，就是我的小儿子恩星照命，我有甚么不肯？但是既过继与你，累你抚养，我那里还收得你的银子？”鲍文卿道：“说那里话，我一定送过二十两银子来。”说罢，彼此又吃了一回，会了帐。出得店门，趁天色未黑，倪老爹回家去了。鲍文卿回来把这话向乃眷说了一遍，乃眷也欢喜天二评：此时是欢喜。黄评：此喜非真，观后文自知。次日，倪老爹清早来补乐器，会着鲍文卿，说：“昨日商议的话，我回去和老妻说，老妻也甚是感激。如今一言为定，择个好日，就带小儿来过继便了。”鲍文卿大喜。自此，两人呼为亲家。

过了几日，鲍家备了一席酒请倪老爹，倪老爹带了儿子来写立过继文书，凭着左邻开绒线店张国重，右邻开香蜡店王羽秋黄评：二人后文有用处。两个邻居都到了。那文书上写道：

立过继文书倪霜峰，今将第六子倪廷玺，年方一十六岁，因日食无措，夫妻商议，情愿出继与鲍文卿名下为义子，改名鲍廷玺。此后成人婚娶，俱系鲍文卿抚养，立嗣承祧，两无异说。如有天年不测，各听天命。今欲有凭，立此过继文书，永远存照。嘉靖十六年十月初一日。立过继文书：倪霜峰。凭中邻：张国重，王羽秋。

都画了押。鲍文卿拿出二十两银子来付与倪老爹去了。鲍文卿又谢了众人。自此，两家来往不绝。

这倪廷玺改名鲍廷玺，甚是聪明伶俐。鲍文卿因他是正经人家儿子，不肯叫他学戏，送他读了两年书，帮着当家管班。到十八岁上，倪老爹去世了，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，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，依旧叫儿子去披麻戴孝，送倪老爹入土天二评：文卿真不可及。黄评：士大夫肯否。自此以后，鲍廷玺着实得力。他娘说他是螟蛉之子，不疼他，只疼的是女儿、女婿天二评：始初欢喜，此时又不疼他，写婆子心性如此，隐隐写出女儿女婿之故。黄评：其夫如此，其妻仍是戏子老婆。鲍文卿说他是正经人家儿女，比亲生的还疼些；每日吃茶吃酒，都带着他；在外揽生意，都同着他，让他赚几个钱添衣帽鞋袜；又心里算计，要替他娶个媳妇。

那日早上，正要带着鲍廷玺出门，只见门口一个人，骑了一匹骡子，到门口下了骡子进来。鲍文卿认得是天长县杜老爷的管家姓邵的黄评：伏笔遥遥递到两杜。便道：“邵大爷，你几时过江来的？”邵管家道：“特过江来寻鲍师父。”鲍文卿同他作了揖，叫儿子也作了揖，请他坐下，拿水来洗脸，拿茶来吃。吃着，问道：“我记得你家老太太该在这年把正七十岁，想是过来定戏的？你家大老爷在府安？”邵管家笑道：“正是为此。老爷吩咐要定二十本戏。鲍师父，你家可有班子？若有，就接了你的班子过去。”鲍文卿道：“我家现有一个小班，自然该去伺候。只不知要几时动身？”邵管家道：“就在出月动身。”说罢，邵管家叫跟骡的人把行李搬了进来，骡子打发回去。邵管家在被套[[4]](#footnote-4)内取出一封银子来递与鲍文卿道：“这是五十两定银，鲍师父，你且收了。其馀的，领班子过去再付。”文卿收了银子，当晚整治酒席，大盘大碗，留邵管家吃了半夜。次日，邵管家上街去买东西；买了四五天，雇头口，先过江去了。鲍文卿也就收拾，带着鲍廷玺，领了班子，到天长杜府去做戏。做了四十多天回来，足足赚了一百几十两银子；父子两个，一路感杜府的恩德不尽。那一班十几个小戏子，也是杜府老太太每人另外赏他一件棉袄，一双鞋袜。各家父母知道，也着实感恩，又来谢了鲍文卿。鲍文卿仍旧领了班子在南京城里做戏。

那一日，在上河去做夜戏，五更天散了戏，戏子和箱都先进城来了，他父子两个在上河澡堂子里洗了一个澡，吃了些茶点心，慢慢走回来。到了家门口，鲍文卿道：“我们不必拢家了。内桥有个人家，定了明日的戏，我和你趁早去把他的银子秤来。天二评：已可递入杜少卿矣，偏不入脉，但作一伏笔，留之数回以后。盖全书总不肯使一直笔也。当下鲍廷玺跟着，两个人走到坊口，只见对面来了一把黄伞，两对红黑帽，一柄遮阳，一顶大轿。知道是外府官过，父子两个站在房檐下看，让那伞和红黑帽过去了。遮阳到了跟前，上写着“安庆府正堂”。鲍文卿正仰脸看着遮阳黄评：“仰脸”，所以轿子里看得真，极细。轿子已到。那轿子里面的官看见鲍文卿，吃了一惊。鲍文卿回过脸来看那官时，原来便是安东县向老爷，他原来升了。轿子才过去，那官叫跟轿的青衣人到轿前说了几句话，那青衣人飞跑到鲍文卿跟前问道：“太老爷问你可是鲍师父么？”鲍文卿道：“我便是。太老爷可是做过安东县升了来的？”那人道：“是。太爷公馆在贡院门口张家河房里，请鲍师父在那里去相会。”说罢，飞跑赶着轿子去了。

鲍文卿领着儿子走到贡院前香蜡店里买了一个手本，上写：“门下鲍文卿叩”，走到张家河房门口，知道向太爷已经回寓了，把手本递与管门的，说道：“有劳大爷禀声，我是鲍文卿，来叩见太老爷。”门上人接了手本，说道：“你且伺候着。”鲍文卿同儿子坐在板凳上。坐了一会，里面打发小厮出来问道黄评：先出来问，其不忘文卿可想。“门上的，太爷问有个鲍文卿可曾来？齐评：写出渴念情形。天二评：恐门上不知而阻隔也。门上人道：“来了，有手本在这里。”慌忙传进手本去。只听得里面道：“快请。黄评：“快请”二字，可见念念不忘。鲍文卿叫儿子在外面候着，自己跟了管门的进去。进到河房来，向知府已是纱帽便服，迎了出来，笑着说道：“我的老友到了！齐评：写出喜慰情形。黄评：径称老友。鲍文卿跪下磕头请安。向知府双手扶住，说道：“老友，你若只管这样拘礼，我们就难相与了。”再三再四拉他坐，他又跪下告了坐，方敢在底下一个凳子上坐了黄评：先不敢坐，今却敢坐者，以渐次熟习，且知向知府一片实心，必有话问，不得不暂坐，以便对答。向知府坐下说道：“文卿，自同你别后，不觉已是十馀年。我如今老了，你的胡子却也白了许多。天二评：真是老友相逢的说话。鲍文卿起来道：“太老爷高升，小的多不知道，不曾叩得大喜。”向知府道：“请坐下，我告诉你。我在安东做了两年，又到四川做了一任知州，转了个二府，今年才升到这里。你自从崔大人死后，回家来做些什么事？天二评：可知用心。鲍文卿道：“小的本是戏子出身黄评：口口不忘戏子。回家没有甚事，依旧教一小班子过日。”向知府道：“你方才同走的那少年是谁？天二评：可知用心。鲍文卿道：“那就是小的儿子，带在公馆门口，不敢进来。”向知府道：“为甚么不进来？叫人快出去请鲍相公进来！”当下一个小厮领了鲍廷玺进来，他父亲叫他磕太老爷的头。向知府亲手扶起，问：“你今年十几岁了？”鲍廷玺道：“小的今年十七岁了。”向知府道：“好个气质！像正经人家的儿女！”叫他坐在他父亲傍边。向知府道：“文卿，你这令郎也学戏行的营业么？”鲍文卿道：“小的不曾教他学戏。他念了两年书，而今跟在班里记帐。”向知府道：“这个也好。我如今还要到各上司衙门走走。你不要去，同令郎在我这里吃了饭，我回来还有话替你说。”说罢，换了衣服，起身上轿去了。鲍文卿同儿子走到管家们房里，管宅门的王老爹本来认得，彼此作了揖，叫儿子也作了揖。看见王老爹的儿子小王已经长到三十多岁，满嘴有胡子了。王老爹极其欢喜鲍廷玺，拿出一个大红缎子钉金线的钞袋来，里头装着一锭银子，送与他天二评：为结亲张本。黄评：伏后文。鲍廷玺作揖谢了，坐着说些闲话，吃过了饭。

向知府直到下午才回来，换去了大衣服，仍旧坐在河房里，请鲍文卿父子两个进来坐下，说道：“我明日就要回衙门去，不得和你细谈。”因叫小厮在房里取出一封银子来递与他，道：“这是二十两银子，你且收着。我去之后，你在家收拾收拾，把班子托与人领着，你在半个月内，同令郎到我衙门里来，我还有话和你说。”鲍文卿接着银子，谢了太老爷的赏黄评：前次不受，今为数无多，且不敢再负向知府之意，极有斟酌。说道：“小的总在半个月内，领了儿子到太老爷衙门里来请安。”当下又留他吃了酒。鲍文卿同儿子回家歇息天二评：今日内桥人家定的戏不曾照看，银子亦未往秤。不知是鲍家父子忘记，不知是作者失笔？。次早又到公馆里去送了向太爷的行；回家同浑家商议，把班子暂托与他女婿归姑爷同教师金次福领着。他自己收拾行李衣服，又买了几件南京的人事——头绳，肥皂之类，带与衙门里各位管家。

又过了几日，在水西门搭船。到了池口，只见又有两个人搭船，舱内坐着。彼此谈及，鲍文卿说要到向太爷衙门里去的。那两人就是安庆府里的书办，一路就奉承鲍家父子两个，买酒买肉，请他吃着。晚上候别的客人睡着了，便悄悄向鲍文卿说：“有一件事，只求太爷批一个‘准’字，就可以送你二百两银子。又有一件事，县里详上来，只求太爷驳下去，这件事竟可以送三百两天二评：此辈遇事生风，无所不至。你鲍太爷在我们太老爷跟前恳个情罢！”鲍文卿道：“不瞒二位老爹说，我是个老戏子，乃下贱之人黄评：自知戏子，自知下贱，自知不配说情。蒙太老爷抬举，叫到衙门里来，我是何等之人，敢在太老爷跟前说情？”那两个书办道：“鲍太爷，你疑惑我这话是说谎么？只要你肯说这情，上岸先兑五百两银子与你。黄评：断想不到真不要银子。鲍文卿笑道：“我若是欢喜银子，当年在安东县曾赏过我五百两银子，我不敢受。自己知道是个穷命，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齐评：语语本分，如此之人真不多得。天二评：好文卿！此是天地间至理，但人不肯想到此。我怎肯瞒着太老爷拿这项钱？况且他若有理，断不肯拿出几百两银来寻人情；若是准了这一边的情，就要叫那边受屈，岂不丧了阴德天二评：惯说人情者念之。依我的意思，不但我不敢管，连二位老爹也不必管他天二评：必须如此透过一层，方免歪缠不清。自古道：‘公门里好修行’，你们伏侍太老爷，凡事不可坏了太老爷清名，也要各人保着自己的身家性命。齐评：言恢之而弥广，说至此竟是警世名言。天二评：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妙语者。然而此辈闻之则不入耳之言。黄评：面面想到，且为向大守惜名声，天下有如此戏子乎？。几句说的两个书办毛骨悚然，一场没趣，扯了一个淡，罢了。次日早辰，到了安庆，宅门上投进手本去。向知府叫将他父子两人行李搬在书房里面住，每日同自己亲戚一桌吃饭；又拿出许多绸和布来，替他父子两个里里外外做衣裳。

一日，向知府走来书房坐着，问道：“文卿，你令郎可曾做过亲事么？天二评：直接上文，心里算计要替他娶个媳妇。鲍文卿道：“小的是穷人，这件事还做不起。”向知府道：“我倒有一句话，若说出来，恐怕得罪你黄评：“恐怕得罪”，重文卿一至于是。这事你若肯相就，倒了我一个心愿。”鲍文卿道：“太老爷有甚么话吩咐，小的怎敢不依？”向知府道：“就是我家总管姓王的，他有一个小女儿，生得甚是乖巧，老妻着实疼爱他，带在房里，梳头、裹脚，都是老妻亲手打扮。今年十七岁了，和你令郎是同年。这姓王的在我家已经三代，我把投身纸[[5]](#footnote-5)都查了赏他，已不算我家的管家了黄评：恐嫌他出身不好，并忘记鲍文卿是戏子矣，重文卿一至于是。他儿子小王，我又替他买了一个部里书办名字，五年考满，便选一个典史杂职。你若不弃嫌，便把你令郎招给他做个女婿。将来这做官的便是你令郎的阿舅了。这个你可肯么？黄评：惟恐他不肯。鲍文卿道：“太老爷莫大之恩，小的知感不尽！只是小的儿子不知人事，不知王老爹可肯要他做女婿？”向知府道：“我替他说了，他极欢喜你令郎的。这事不要你费一个钱，你只明日拿一个帖子同姓王的拜一拜，一切床帐、被褥、衣服、首饰、酒席之费，都是我备办齐了，替他两口子完成好事，你只做个现成公公罢了。”鲍文卿跪下谢太老爷。向知府双手扶起来，说道：“这是甚么要紧的事？将来我还要为你的情哩。黄评：俗云报答不尽，向太守真有此心，两人实是难得。

次日，鲍文卿拿了帖子拜王老爹，王老爹也回拜了。到晚上三更时分，忽然抚院一个差官，一匹马，同了一位二府，抬了轿子，一直走上堂来，叫请向太爷出来。满衙门的人都慌了，说道：“不好了！来摘印了！天二评：故作惊人之笔，此文家狡狯伎俩，然而正与前文崔按察题参事相照，则向知府感恩报德亦其宜也。只因这一番，有分教：荣华富贵，享受不过片时；潦倒摧颓，波澜又兴多少。不知这来的官果然摘印与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1. 茶点心——包子、烧饼之类的点心。 [↑](#footnote-ref-1)
2. 煼（chǎo）——炒。 [↑](#footnote-ref-2)
3. 可是齐眉——不便直问对方的配偶是否还生存，就问“可是齐眉”，是一种文雅而含蓄的敬语。“齐眉”，典出汉人梁鸿、孟光“举案齐眉”的故事，本意指夫妇相敬。 [↑](#footnote-ref-3)
4. 被套——装被褥的粗布套，可对折成长方形的。也叫“被囊”（第五十一回）。 [↑](#footnote-ref-4)
5. 投身纸——卖身契的一种。 [↑](#footnote-ref-5)